

詩語背後

薄扶林：莫話滄桑話等閒

莫話滄桑話等閒 一村一壩一公園 一條故道繞堤去 世紀風雲過眼前

薄鳥，是一種鳥，俗名野鴨子。牠們棲息的這片林子，被稱作薄鳥林。後來，遷入的人越來越多，形成村落，薄鳥卻越來越少，終至滅絕。薄鳥林逐漸演化為薄扶林，成為這個太平山南麓小山村的正式名字。

而我們今天所說的薄扶林，遠不只是一條村落。作為一個現代地名，它覆蓋了香港中西區和南區交界的一大片區域，北至摩星嶺及扯旗山北麓，南至香港仔。在這片區域裏，不乏一些為人熟知的機構和地標，比如香港大學、瑪麗醫院、伯大尼醫院、還有凌霄閣、數碼港、瀑布灣……

薄扶林一帶是香港私人屋苑相對集中的地區，一些樓盤如置富花園、貝沙灣、華富村、薄扶林花園、碧瑤灣等，很有名。但它們並非豪宅，而以低密度公寓見長，為中產專業人士所偏愛。不同於維港兩岸密集的高樓大廈，這裏有着蔥鬱的山野和浩淼的海洋，有着全海景的落地窗和相對寬裕的空間。

不過，這些機構和屋苑，與薄扶林的關聯，多是地理上的，即坐落於此。真正與薄扶林有文化關聯的，還是幾處直接以薄扶林命名的地方，包括薄扶林村、薄扶林水塘、薄扶林郊野公園和薄扶林道。

薄扶林村坐北朝南，背靠太平山，面向博寮海峽，左右山嶺綿延，似青龍白虎環衛，風水極佳。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客家村落，自十七世紀起就有人居住，故「未有香港，便先有薄扶林村」。嘉慶年間編纂《新安縣志》，薄扶林村與赤柱村、香港圍一起，並列港島三村。其繁盛和清幽遠近聞名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。

然而，近幾十年來，薄扶林村卻一次次面臨被拆遷的命運。在一片現代建築之間，頑強地保存着自己的寮屋古塔、圍村

井欄，傳承着舞火龍、仙姐誕等文化習俗，成為香港島碩果僅存的傳統鄉村。2014年，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(WMFF)將薄扶林村列入文化遺產監察名單。

先有薄扶林建村，後有香港開埠，不僅僅指時間先後，其間還蘊含着香港開發的歷史邏輯。大約從1860年起，薄扶林地區逐漸發展成維多利亞城的後花園。英國商人把這裏開闢為夏日避暑區，山腰山頂別墅林立。附近設有跑馬場，每逢孟春賽馬季，官紳仕女雲集，好不熱鬧。

如今並不起眼的薄扶林，在香港開發史上有多個「第一」的紀錄：1863年香港第一個人工水庫——薄扶林水塘竣工，為居民提供自來水；1885年香港第一個牧場——薄扶林牧場興建，由香港牛奶公司擁有，僱用村民在廠裏做工；1911年香港第一間大學——香港大學落成，現在還有不少教職員及學生居住於此；1937年香港第一家西醫院——瑪麗醫院啟用，當時號稱「遠東規模最大的醫院」，迄今仍是香港最主要的醫院之一。

薄扶林郊野公園佔地270公頃，圍繞太平山主峰扯旗山，橫跨中西區和南區。當然，山頂廣場周邊早已是城市化的住宅區和旅遊點，並非郊野公園範圍。公園遂以山頂廣場為界，分為南北兩個部分。南部因薄扶林水塘而成湖光山色的景致，北部由舊山頂道串起豪華豪宅掩映在翠峰綠蔭之中。不管南部北部，都屬香港綠化最好的地區，悠然漫步其間，領略都市與山間的協奏，別有風味。

薄扶林道是一條貫穿港島南北的大馬路，歷史十分悠久，屬於群帶路的一段，香港開埠前便已存在。所謂群帶路，是指當年英軍從赤柱登陸後，請一個名叫陳群的查家女子帶路到港島北部所經之路。1846年，港英當局以群帶路為基礎，修築了連接維多利亞城至香港仔的道路，主體部分即為薄扶林道。這條大道全長約五公里，南起石排灣，北至西營盤，與皇后大



道西交接。據載，石排灣附近轉運香料的港口正是香港得名之地，而西營盤則是維多利亞城的濫觴之地。如此看來，薄扶林道恰好連接起了開埠前和開埠後的兩個香港。

如果從薄扶林村起步，翻過薄扶林水塘大壩，沿薄扶林水塘道拾級而上，到達山頂廣場，然後沿舊山頂道蜿蜒而下，經中半山匯入皇后大道往西，盡頭處接上薄扶林道，穿過摩星嶺山口，一路往南，再回到薄扶林村，便走出一個大致的橢圓形。其中，薄扶林水塘道和舊山頂道大部分如今已不再通行汽車，薄扶林道依舊車水馬龍。這彷彿一個輪迴，沿途所見，可以讀出一部香港近代史。

以薄扶林村為坐標，能清晰地感受到村內外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村外是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聚居地，山清水秀，繁榮富庶。那種形勝和味道，從每一棟精緻的樓宇，每一段舒適的道路，每一處便利的公共設施中滲透出來。而當你穿過鐵絲網，走進古舊的薄扶林村，但見破屋陋巷雜陳，雖自成秩序卻不免凌亂逼仄。鐵皮屋跡斑駁，老石階苔蘚滋生，唯有天台或窗戶伸出幾枝綠枝，雜以各色小花，頹廢中透出生機。

薄扶林村的未來何在？是繼續保持現狀，還是古蹟活化，或者乾脆拆遷開發，一直是有爭議的。譽者稱之為「客家村落活化石」，謗者說它是「都市最強釘子戶」。各自都有道理，出發點不同而已。其實，對整個香港，何嘗不充斥着類似的爭議呢？

江鄰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黃衫客與小生姓高

買了一部《看路開路——慕容羽軍香港文學論集》(香港初文出版社, 2019年12月)。買的原因,一、慕容乃忘年交也;二、他集中那些史料鉤沉的文字,我是催生者也。

編者黎漢傑收集慕容的文字,亦算齊備;只嘆在「作者簡介」中,指慕容乃出生於1925年,但我看過不少資料,卻指為1927年,究竟哪一年才對?這確難考證矣。但有出生,卻無逝世年份,是為疏忽。因黎漢傑在內文中,每談及某一作家,俱有標出他們的生卒年。

慕容羽軍死於2013年。研究香港文學,慕容羽軍是部「活歷史」,和方寬烈(與慕容同年去世,年九十)是一時「瑜亮」。慕容本倦勤,經不起我的「催稿」,才寫下幾篇極有價值的考據文字。其中有篇黃衫客,指一些香港文學史的著作,每說「黃衫客」是他的筆名。慕容斬釘截鐵說:不是!

他指出,真正的「黃衫客」,乃姓黃,名秉樞,是在《文學世界》擔任做雜務和校對的職工。送稿費給慕容時,兩人才相識。黃

秉樞指着雜誌上一篇文章說:「這是我作品,請指教。」慕容一看,署名是黃衫客!不禁脫口而呼:「黃衫客原來是你!」

黃秉樞為何取名「黃衫客」,引人誤會以為是黃天石的筆名?慕容細述:

「黃秉樞……笑着說:不瞞你說,我曾穿過黃衣(他解釋曾擔任過管理清潔部門的主管,清潔部門的人都是穿黃衣的)。由那時開始,我知道香港有一個穿黃衣的部門,也清楚地知道黃秉樞的筆名是黃衫客。」

清潔員工而文章寫得令人誤會是黃天石,可見功力不錯。可惜,那篇「黃衫客」或另有「黃衫客」的文字,我沒看過。而慕容這篇,我當年匆匆看罷,匆匆編稿,匆匆印了出去,真正的黃衫客這名字也忘了。以後也誤以為是黃天石,今翻看《看路開路》,才憶起這件事。該打十八大板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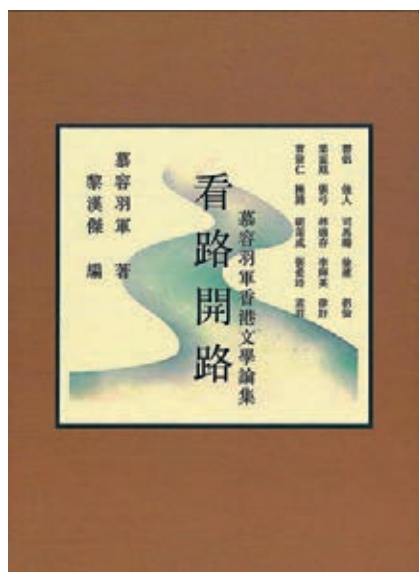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,慕容也有些筆誤,如:「話說五十年代的黃天石,以傑克為筆名寫的小說,發表於報刊之後,立即為書商剪輯編印成書……」

這「誤」使人以為「傑克」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才開始寫小說。其實在戰前,黃天石已用這筆名了。

同樣,他說我的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:

「一開始就提到『小生姓高』,並未見到這筆名來歷。……他在《成報》接陳霞子之手寫《濟公新傳》,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,才署上『小生姓高』。……如果依這段的文章看,會令人覺得『小生姓高』這筆名是在《成報》開始使用的。」

高雄「小生姓高」這筆名,在上世紀四十年代《新生晚報》撰《晚晚新》艷情小說時,已開始使用了,我豈有不知,《流變史》後文亦有寫到《新生晚報》也。行文引起讀者誤會,乃作者握管欠謹慎矣。慕容點出這筆名由來,卻令我眼界一開。他說:高雄有篇小說,事後女的問男的姓名,男的答:「小生姓高。」哈哈!「小生姓高」就此誕生。



研究香港文學,此書不得不看。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彌敦、堅尼地、堅彌地、堅、堅可愛、堅離地、泥水佬開門



香港開埠初期,街道名稱的中譯並沒有一個完善的機制來依循,於是乎便出現了「一名兩譯」的尷尬情況。位處同區的「堅尼地城」(Kennedy Town)、「堅彌地城新海旁」(New Praya, Kennedy Town),與相鄰的「堅尼地道」(Kennedy Road)、「堅彌地街」(Kennedy Street),便屬此類。

如果某人很「厲害/利害」——在很多方面都很高強,廣東人會用一個「勁」字來形容他。可能因為很「厲害」的人無「堅」不摧,又或者「勁」可通過音變讀成「堅」,不少香港人就用上「堅」來形容這種人了。與此同時,「堅」也會當副詞來用,與「超」、「極之」、「非常之」同義,如:「堅可愛」、「堅可惡」、「堅要面」(死要臉)、「堅可教」(稱讚某人為可造之才)。

「離地」的表面意思是離開地面,亦即「不貼地」,比喻思維或行徑與現實脫節;那「堅離地」就有「超乎現實」、「不食人間煙火」的意思了。「堅離地」之所以成為香港人的熱門口頭禪,除了香港有個區叫「堅尼地城」,有條街叫「堅彌地街」,以及有兩條路叫「堅尼地道」、「堅彌地城新海旁」外,也多得近年政府推行過不少「堅離地」的措施或政策——最近匆匆撤回的「全日禁堂食令」便是其中例證。

自古中國人有個「行頭」(行業)叫「三行」,專責「泥水」、「木工」、「油漆」這幾個工種。廣東人叫「泥水」工匠做「泥水佬」,他們在「開」(裝設)「門/門口」時定會遵照以下一個準則:

過得自己過得人
「開」的門須符合二條件——自己可通過,人家亦可通過。據此,廣東人創作了以下歌後語:

泥水佬開門/三行佬做門——過得自己過得人
在人情世故的層面上,「過得自己過得人」相當於「將心比己/以心比心」(推己及人/將心比心/易地而處),亦即不要老是從自己出發,要顧及別人的想法或要考慮別人的處境。

就去年處理《逃犯條例》的修訂以至今年初至今「新冠抗措施」的推行,政府的表現備受批評。其實,普通市民最希望看到的,是一個能理解市民處境,且有氣度承擔錯誤的政府,諸如「情況並不理想」、「做法或有疏忽」等搪塞回應只會不斷降低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。以下的打油詩或許可讓政府上下對自身多點了解:

問責官員出身好,難解市民在煎熬;
利民纾困唔到位,正一到喉唔到肺。
問責官員高高上,體恤民情追唔上;
籌謀劃策堅離地,唔理人關先至奇。
措施推行想見效,就要虛心廣求教;
學下泥水佬開門,堆積民情定舒緩。

生活點滴

王國華

日遇三毒

開門進屋,口渴難耐,端起一杯水,一飲而盡,又拿起桌上一個桃子吃掉。躺在床上休息,忽然想到,還沒洗手啊!而我的手剛剛接觸了海芒果的花。

站在水邊的海芒果樹,窄葉油亮,密密麻麻,襯托出一朵朵精緻的白花。均五瓣兒,極像旋轉的風車。蕊中粉紅色打底,內有一黃色的微型風車。不知是花瓣風車孕育了蕊中風車,還是蕊中風車延伸出花瓣風車。風來,花似轉轉轉,非轉又轉,令人神思恍惚。海水一波一波地沖上來,嘩啦,嘩啦,像要跟這花朵說點什麼。需湊近了說。花朵不答言,它似乎知道自己有毒,連語言都有毒,一張嘴就傷着海濱。豈止是花,海芒果渾身上下,葉、果實、根莖,均劇毒。這些漂亮的花,與動物有所不同。動物越是皮鮮鱗亮,毒性越大,如眼鏡蛇、銀環蛇,如樹上的楊過綠刺蛾(洋辣子),其肉不可食,其毒不可近。狀貌便是語言,鮮豔非吸引,乃警告和拒絕。植物沒這麼多說道,美艷是本能,與有毒無毒無關,如雞蛋花、木棉花,清麗可人,可食可泡,可堪攀折。海芒果做了相反的選擇,好看就好看,且讓你吞個夠,然後,可透視不可褻玩。而它周圍的植物全部安然無恙。住在樹下的鬼針草正茂盛地成長,小白花在陽光下奕奕放光。一株扶桑,鮮紅欲滴,無視身邊的毒王。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,哪一棵草沒事找事會跑過來觸碰它並中毒身亡?當然它也不會跑過去跟別人吵架,不會因為爭奪土地和陽光而大打出手。

另一種植物,叫作蕨甘菊,攀爬類植物,可以纏繞到數十數米的大樹上,也可以鑽到長滿硬刺的藤類植物咯吱窩裏,見縫就鑽,就高而爬。不是人類的毒,卻是其他植物的死敵,其身體內部可以分泌出一種化學物質,令被纏繞者大片大片地枯亡。它的小白花穗,彷彿其他植物的花園,散發着死亡的氣息。在海芒果這裏,所謂的毒,只是自保的一種武器。它把毒藏在身體裏,絕無蕨甘菊的攻擊性,也不陰險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,人若摘我果實,掰我花葉,便與你同歸於盡。做它朋友,做它鄰居,沒什麼事的。

我那不經意間的一碰,幸而無事。懶懶的午後,走向屋外。夾竹桃在綠化帶上靜默如睡。遠看一條線,近看一片林。花朵抖抖索索,挽着手,掩埋了長條狀的葉子。雪白的花沒有香味,粉色和桃紅的有香味。此物亦毒物。我走過去問,一株植物,為什麼要有毒?人類和植物是可以對話的,方式是,盯住一朵花,不要走開,除了眨眼,身體任何部位都別動,五分鐘後,你一言,我一語,答案就出來了。我多次跟周圍的朋友說,花會講話,也能聽懂人言,但你們總是匆匆而過,或者只顧拍照合影、修圖,何曾想到蹲下身,認真聽它們說一句話?你們錯過了花朵多少富有哲理的自語和詩歌一樣悠長的抒情。比如此刻,花瓣輕搖,我盯着夾竹桃,慢慢地就聽懂了。它們最初也是白紙一張,不知道上面會畫出什麼。它們也有細胞,各自在體內按部就班地長大。其間,某個細胞受了一點小小的委屈,它哭泣、踢打、抗議,沒有誰來撫慰它,將其拉回至原有軌道。它發生了變化,長大一些,有了力量,帶動周圍的細胞發生變化。日復一日,夾竹桃走到現在這個樣子。這樣的偶然,似乎是必然,卻又是純純的偶然。等到它體內流動的汁液中遍佈了毒素,回頭看,最初那個細胞淹沒在眾多細胞中,已經找不出是誰引發了偶然。長成之後的委屈,比最初的委屈豐盈、炫目,成為另外一種委屈。有一種動物——山羊,生生死死都是委屈的樣子。夾竹桃則是委屈的植物,但委屈自何而來,如何終結,無人能夠給出答案。

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,夾竹桃已適應了用這種方式躡身於鬱鬱蔥蔥的林木中,它們構成龐大的樹叢,不再糾結於有毒或無毒。毒,是自己的一種姿態。它抱着自己的毒,如同抱着自己的孩

子。那是它的一部分,跟別人無關,已非某個細胞造就了委屈,是天地孕育此物也。

傍晚時分,無風,熱轉溫。又被路邊的海芋閃了一下眼。它那碩大的葉子,小傘一般。夕陽鋪上去,令其半明半暗。葉子兜住一根綠色旗杆,上面頂着個紅色的棒槌。再形象一些,就是玉米穗。籽粒飽滿,明亮的紅。用手捏捏,較軟。不敢再捏,直覺其不善。海濱又名滴水觀音,嶺南地區最常見的植物之一。一友曾言,他們在開學生大會時,忽然下雨,校領導還在上邊講個不停。友人隨手拍下旁邊滴水觀音的葉子,頂在頭上避雨,手指上沾了它的汁液,不小心抹到嘴邊,很快嘴就麻了,接着舌頭也麻了,噁心要吐。趕緊跑到醫務室求救。校醫說,幸虧你只接觸了一點點。再多一些,有去命之險。

閒聊時,友人憂心地说,好多植物明明有毒,人們為什麼還要種植呢?此一問題,無數個答案等在那裏。其一,它們有用。海芒果可做強心劑,謹慎用之,即為藥。它們好看,可為風景。夾竹桃種植在山坡,可防滑坡。隔離帶中種植,可吸汽車尾氣。其二,它們的毒,皆是有心人的手段。人心若無毒,不欺它,不以其害人,它們便無毒。正如超市裏的菜刀,刀刀可斃命,若只切菜,便讓日常生活更方便。另,之所以不大張旗鼓掛牌告知,或為避免成一種犯罪提示。此為兩難,乾脆不為。其三,有毒的植物,或只是自生自滅的,並非全由人類栽種,正如眼前的海芋,種與不種,它們都在那裏。它們屬於土地和大地,本不屬於人類的,生生世世,憑什麼由人類做主。

很多問題,不問還好,一問便俗。不答還好,一答也俗。這一日的遭遇啊,心驚復平。世間萬物,一多即毒,即如米飯白菜,吃多亦撐,可致致死。每種植物都有謹慎、委屈和提防。最終又都放開了謹慎、委屈和提防。日遇三毒,再與它們相遇,便各自安然。

